



杨 振 文

试 婚

试 婚

杨振文 著

责任编辑：王正湘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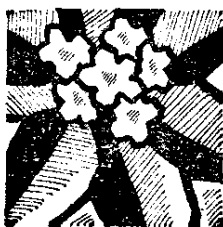
*

198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0,000 印张：8.625 印数：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16456·16 定价：1.15元

新书目：85—16



目 录

老快活	(1)
半只鸡	(8)
迷茫的夜色	(24)
倒春寒	(43)
福大接亲	(68)
春意浓浓	(80)
那里有吉 普	(164)
山 洪	(186)
不是冤家	(193)
治丧记 事	(208)
月亮照街 头	(236)

试婚 (254)

后记 (272)



老 快 活

你打听我老倌吗？对对，“老快活”就是他。我们队小麦超了产，分“红”去啦。他呀，真是老快活！天光到天黑，总是嘿嘿嘿嘿，越干越上劲。那神气，很象喝醉了酒。可他的怪脾气，也不好惹哩。

讲起来羞人。前年我们这儿，劳动力排队，分一、二、三等。不管你多做少做，统统按等发工资。很多人对这搞法不满意。有回我老倌子病了半个多月，月底会计照例发给我六块钱工资。我兴兴头头回到屋里，将票子在老倌眼前一亮，

“嘻！给你扯布去。”我说。“哪来的钱？”“工资嘛。”“工资？这个月还会有工资！”他虎了脸，“谁叫你领的？哎？”“会计照册子喊你的名……”

“混账！退回去，赶紧给我退回去！”他捶桌子鼓眼睛，声音把屋后枫树上的黑老鸦都惊飞了。老倌是这么个脾气：他认定那条路走，你就用十条

牛也拉不转他。拗不过，我只好将钱退给会计，又气嘟嘟冲回来。没料到老信子已替我热好饭，还煎了两个我爱吃的葱煎蛋呢。“嘿嘿，”他迎着我，用手掌削一下自己的嘴巴，说：“嘴巴别再撅得能挂水壶罗！快来吃饭吃蛋，吃蛋吃饭……”唱戏一样逗我。我故意不看他，没好气地咕哝：“钱，我又没向他们讨——”“诶呀！”他狠狠摇我的膀子，“人家稀里糊涂，你也要稀里糊涂？用这样的钱做衣服给我穿，会生虱子哇！好婆婆，嘿嘿嘿，吃饭吃蛋，吃蛋吃饭……”

同志，我老信就是这样使人哭不得，也笑不得呀。

今年催牛犁田的时候，队长来到我们屋里，同老信子打交道：“快活叔！和你商量件事，”

“嘿嘿嘿，”老信两眼笑成一条线，把水烟筒递给队长。

“队上耕牛少。你是老把式，又耐得烦，想请你把磨房里那条黄牯教熟。”

“好嘛，好嘛。多少工？”

“大队订的是二十分，”

“两个工，那是讲小牛仔嘛！嘿……”

我在旁边听了，好生奇怪：怎么你也在工分上打圈圈啦？这位新当选的队长却毫不含糊，一面“波波波”吸着水烟，牙缝里挤出话来：

“定额可按具体情况调整。快活叔，你说，多少分才合理？”

“平素两个人把着教会条小牛仔，有三个早晨就差不多了。这条拉了两年磨的，岁数大，忘性也大，怕要花四个早晨哩。嘿嘿，实打实，总得要二十六七分……”

瞎！出洋相。六七分工，也要和队长胡缠，不怕人家刮鼻子！我向老倌挤眼摇头，他装没看见；偷偷扯他的衣边，他反而耸着眉问：

“干吗？”

“你……衣服邋邋啦，也不脱下洗洗。”

“等会我还要挑粪哩。”

喂，你听他！我生气地走开，让他厚脸皮好啦。

“好吧，快活叔。事情就拜托你了。至于工分，我跟大家去商量，总不会要你吃亏的。”

队长走后，我指着老倌说道：

“哼，你！越变越衰——也不怕人家讲你不开通了。前年票子送到手里也不收，还象吃人样的凶；如今倒为几分工来争啦。”

“娘的，这是争？唉，你讲是争？”他暴跳起来，两眼冒火，“这和前年那回是一码事吗？一个钉子一个眼！开会你带耳朵去没有？死脑壳，鸟也不懂……”

这次他动气，一夜都没理我。可是等不到天闪亮，他就翻爬起床，嘿嘿地搔醒了我：

“起来哇，得架势了。”

“菩萨还没穿裤呢，这么早……”我起身，望望天说。

“嘿嘿！牛嘛，人一样，早晨才记性好。等到菩萨穿好裤起来就晏了……”

从这天起，我和他就在天灰灰亮时赶着那黄牯下田。我牵了牛鼻绳照老信的吩咐在前面趟，他自己在后掌犁挥鞭，吆喝着。白天，他就上山刈牛草。

可是第二天早晨，刚犁了一圈，就飘烂毛雨了。俗话讲：春寒如刺。雨越下越大，洒在衣服上，沾沾的，蛮冷哩。老信喝住牛，锁起眉头说道：

“不行！雨大了，身子会吃亏的。”

“那就回去算罗，歇一天再教。”

“讲得好，哼！晓得不？这同打铁一样——不趁热，一辈子也打不成器！再说，队上正等着牛用哩。”

没讲的，我一路飞脚回家取来了蓑衣斗笠，动手给老信披上。

“只怕我淋了！牛呢，没带牛蓑衣来？”

“队上的牛都犁田去啦。这条黄牯是磨房里

的，哪有牛蓑衣？”我装作生气地一撇嘴，“哼，就象只有你知道护牛！”

“哈哈！”他仰起脑壳大笑，“我错怪你罗，错怪你罗。嘿嘿嘿，我向你借样东西，你当然会准罗——”

“向我借东西？”我一楞。“讲什么鬼话哟！老快活……”

我还懵懵懂懂，他已一把将我身上的蓑衣剥下，同他自己的一起，盖在牛背上，口里还是那么笑着：

“人直着身子走，牛是背皮朝天；衣服打湿了，有换；牛却只能剥皮啦——哈，杀耕牛吃，犯法啊。”飞快地瞟了我一眼，又嘿嘿嘿地，“不要紧，回去泡碗红糖老姜水吃，寒就退啦。”

没等我开口，他就舞动竹枝，“啾——”地一声吆喝。四只牛蹄踹来了，我不得不赶紧向前走。水哗哗响着，老信子在后乐呵呵地笑着……

你看，我老信就这样叫你哭也不好，笑也不好。

教了四个早晨，黄牯果然能听懂吆喝它的意思，会背犁拐弯啦。说真话，教熟条牛也不容易哇！我心里松了劲，盘算着不必天没亮就起床了。谁知次日天还没闪亮，老信又拉又搔，短胡子挨着了的脸，一个劲地喊：

“困死了？啊哈，起来罗！”

我睁开眼，见天色还朦朦胧胧的，就奇怪地问：

“牛不是教熟了吗？菩萨还没穿好裤呢，起这么早干吗呀，你？”

“嘿嘿嘿！我担心这黄牯忘性大，怕它回生哩——好婆婆，我们再去试试看。”

记起那天他同队长议工分的样子，我冲口问他：

“你同队长讲的，不是说教四个早晨？现在又去，还找队上加工分不？”

他嘿嘿嘿嘿，我不懂他笑的意思，接着又问了一遍。

“你哇，你哇——”笑眯着眼盯住我，只管摆着头。“你哇，你……”

“我怎的？会死！”他弄得我冒肝火了，我赌气冲到一边去。

他仍然站在原地，仍然那么笑我，半天才一板一眼地说道：

“人家都说眼光要放远点。我嘛，算看不了多远；你哩，怕只看得见自己的鼻子尖哇！嘿嘿嘿……”

喂，羞人！我老倌讲得也是：不实靠实地搞好生产，田里土里不长货，工分再多都是空的。

不错呀，同志！他是比我看得清哇，我得跟他

喏，老信回来了。你看那山路上，背箩筐的正是他。他象在笑吗？没错，是笑。超产奖粮嘛，哪个做梦不打哈哈！我家做的工分不算顶多，可现在的工分是一个钉子一个眼——值钱啦！奖的麦子也就不少。

你说我老信步子跨得慢吧，可一步一脚，稳哩。是嘛，他比我还健旺。同志，等他走近了，请你过细看看，他还能活几十岁？

一九六一年六月



半只鸡

虽说队委会已经宣布八月十五放一天假，可盛世宝这天早晨起得并不比平常晏，因为他没忘记这一天是中秋节。按照此地的风俗，逢年过节，没有哪户人家不在吃食上下点功夫，打打牙祭的。盛世宝自然也不例外。可惜的是，他不但没养鸡，没养鸭，而且菜园里连一把苋菜也摘不到——老天爷见他怕麻烦，早给他种下的瓜菜开了收条。

“这有么子关系哇，”盛世宝心里说，“今日我总要享享口福哩！”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，从自己屋里走出来，走到了村路上。太阳已经从仙女山后面升起来两竹竿高了。田里的晚稻正在灌浆勾头。禾叶子上的露珠被阳光一照，反射出夺目的光彩，俨象珍珠一般。盛世宝慢慢吞吞地走着，故意从各户社员家的屋门口经过，两只眼珠子就象梭子一般，看着人家屋里的动静。他晓得自己

现在的名声不那么响，人缘也不那么好，所以并不盼望谁会请他去作客。他得靠自己瞅个机会，发挥“主动性”罗。

盛世宝走着，寻觅着机会。忽然几声鸡叫，搞得他心花怒放。一看，鸡叫声是从队长潘铁林家里传来的。他心里喜滋滋的，连忙大步往潘家走去。刚走到潘家屋外的塘基上，就见铁林左手提鸡、右手拿刀，从屋里走了出来。盛世宝笑嘻嘻地迎上去，说：“铁哥，铁哥，让我来，包你……”

不想铁林睬也没睬他，一直往前走了。

盛世宝好不奇怪：杀只鸡，不跟拍死只蚊子一样？他还跑到什么地方去下手哩？以前，这一带兴祭土地菩萨。如今仙女山下的土地庙早就毁了，再说，就是土地庙还在，他当队长的还敢去干这个？

且不讲盛世宝满心狐疑，却说队长铁林，脸色严肃，脚步通通通地来到生产队素常开会的地方——门楣上还现出用红颜色写的“政治夜校”四个字的屋子里。他一展眼，见昨晚通知了的人差不多都来了，便宣布说：“喂喂，开会罗！”

来开会的人一见潘铁林提鸡拿刀的走进会场，诧异得如坠五里雾中，一个个瞪大眼盯着他。铁林宣布过开会，就用口咬住刀背，用左手

的两根指头，狠狠地捏住鸡脖子，右手就象扯草一般地迅速地揪掉了那上面的鸡毛。即将被处极刑的鸡婆，无可奈何地鼓着白眼，声嘶力竭地“叽——哑，叽——哑”直叫。

“我先替金秀作个检讨。”铁林将死鸡子丢在地下说，“‘双抢’前我就宣布过，每个社员只准喂半只鸡。照这个规定，我屋里多喂了一只。当时我就要杀，金秀不肯。她一不肯，就把大家影响了。这会，金秀提高了思想。她自己出门不方便，要我代替她向大家认个错，当你们的面把鸡杀了。今日来开会的，都是多喂了鸡的户子。你们一定要把思想提高点，把眼光放远点……”

铁林的话还没讲完，不知谁就在下面咕哝了一句：“喂只鸡，思想就喂低啦？”“是嘛，喂鸡都要受限制，这是么子规矩？”有人跟着附和。五保户德山挨地也嘟哝道：“唉唉，我就爱喂鸡哩！鸡喂熟了，可通人性呢，可听话呢……”

铁林恼火地把眼睛一鼓：“我这样做，是为了我一个人吗？鸡啄了田里的谷，你们就不晓得心疼？”

大家马上说：“谁的鸡啄了田里的谷呀？都关得好好的。”

“没啄谷也不行！”铁林的口气简直不可抗拒，“没规矩不成方圆。生产队没得一点制度还

行！你们赶快趁今日过中秋，把鸡杀了。明天我挨家挨户来查，哪个多喂一只鸡，每天罚谷两斤——你们莫怪我没打招呼！”

俗话讲：秀才撞了兵，有理讲不清。在这蛮绊筋队长面前，大家真是有口难言，只好勾头蹙眉，暗自叹气。这工夫，忽然从门外嗖地一声，跳进一个人来——他便是盛世宝。

“队长刚才讲的，我都听到了。他讲得好，讲得好哇！我盛世宝举双手拥护，坚决照办。”盛世宝痰喷水喷，手舞脚舞，“我们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，是搞社会主义的，是搞革命的！我们当然要热爱集体嘛，当然要舍己为公、公而忘私嘛，还留那些资本主义的尾巴做什么子？”

尽管盛世宝说得很起劲，却没有哪个理睬他一下。铁林见大家都不说话，又交代了几句，便宣布散会。有个社员走到门口，又回头问：“队长，我家三口人，准喂几只鸡？”“按规定嘛，喂一只半。”铁林回答。“那半只怎么喂？”“四舍五入呗，这还要问！”另一个社员跟着说道：“我家五个人，能喂三只罗。”铁林一默神，按四舍五入，全队得多喂十多只鸡了，那还了得！所以他马上改口说：“不能四舍五入，不能四舍五入！只能四舍五去——”盛世宝也忙叫喊着：“对对，四舍五去，四舍五去！我本来可以喂半只鸡的，我早把它

‘去’啦。”

社员刚走，盛世宝便从地上拾起死鸡婆，对铁林说：“铁哥，这鸡……”“你连刀子一起给我送回去吧。”“嘻嘻，好的。”盛世宝咧嘴笑着，正要走，又听铁林吩咐他：“你什么也不用对金秀讲，只要她把鸡炖上就是。”“好的，嘻嘻……”

潘铁林的爱人朱金秀，是外公社一个老劳模的女儿。金秀不但人品出众，而且粗细活路都来得。她与铁林结婚虽然已经五年了，为了不让细伢子拖住手脚，她设法让自己到上个月才生了个孩子。今早起来，小两口一面烧火做饭，一面扯开了家常。铁林问：“金秀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你晓得不？”“中秋节呗，刚好又是毛伢子满月。”金秀喜盈盈地说，“怎么，你还想办满月酒？”“什么满月酒哇，现在不兴那一套，我是想，你生了小孩，体子亏了，应该滋补滋补。”

金秀听着这体己话，不由得打量起铁林来。她发觉铁林瘦了。还能不瘦呀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社员们吐出了心里的闷气，甩开了手脚，人人争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流大汗，出大力。铁林风里雨里，处处带头，事事领先。尤其是毛伢子一下地，她坐了月子，铁林就更辛苦了，每天总是忙完公事忙家事，忙完屋外忙屋内。她想着心疼，便说：“等会把我娘屋里送来的那只麻鸡婆杀

了呗，铁林！你也要吃一点，补补身体。”“当真？”铁林心里一喜，忙说：“你舍得？”“么子舍不得舍不得？这一向你也累坏了，慰劳慰劳你嘛。”

湘中一带，历来看重中饭。逢年过节自不消说，就是平日有点好菜，也要供在中餐的桌上。铁林和金秀没违反这个习惯。他们准备把鸡杀了，在中餐食用。吃过早饭，趁金秀坐在房里给毛伢子缝衣服，铁林就捉上那只麻鸡婆出了门。

金秀正穿针引线，听得灶屋里响起了劈柴声，便问道：“是炒还是炖呀？”

“炖，炖汤！鸡汤味道鲜，又补！”

金秀一听不是铁林的声音，奇了，连忙走出卧室，穿过堂屋，来到灶屋一看，只见盛世宝噘嘴鼓腮地坐在那里吹火。“世宝，还是你！铁林呢？”金秀问。盛世宝抬起脑壳，逢迎地笑着，回答：“铁哥又忙队上的事去了。嫂子，你歇着吧，干别的我不行，搞吃呀，嘿嘿，我还有两下子。”

盛世宝说有两下子也真有两下子。不一会，他就烧滚水把鸡毛捋了；又一会，他就把鸡开了膛，切成了块；再一会，鸡肉就放在锅里炖上了。“由它炖吧，你快坐下歇歇。”金秀给盛世宝泡了一杯茶，又敬了烟，然后从房里抱出毛伢子，一面喂奶，一面说道：“世宝，俗话讲，月怕十五，年怕中秋——眨眼一年又快过完了。你今年做了